

人人都爱
雷阿雷

一部儿童成长的故事书

博物馆奇遇记

张小楚◎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一部儿童成长的故事书

博物馆奇遇记

张小楚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博物馆奇遇记 / 张小楚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3

(人人都爱雷阿蕾)

ISBN 978-7-5387-4963-2

I. ①博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61076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王峰

装帧设计 陈阳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博物馆奇遇记

张小楚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660mm × 940mm 1 / 16 字数 / 165千字 印张 / 14.5

版次 / 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1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001 / 大观园里的雷阿蕾

032 / 舅舅回来了

062 / 博物馆奇遇记

099 / 莫凡的荒唐愿望

130 / 妈妈的初恋情人

163 / 我不是明星

195 / 新年钟声



大观园里的雷阿蕾

/

自打上了三年级以后，为了开阔我们的眼界和视野，朱老师便给我们列出来一大堆课外书目，让我们在空闲的时候，找机会读一下。

这其中自然有一些是我比较喜欢的。

比如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啊，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啊，另外还有《安徒生童话》和《格林童话》等等。

可是也有一些是我不喜欢的，甚至可以说相当不喜欢。

首当其冲的，就是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。

其中《西游记》还算勉强可以，尤其是那种图画注音版的，而且里边尽是描写孙悟空和各路妖魔鬼怪打仗的故事，倒也还是蛮精彩的。

另外我总觉得，孙悟空和我的性格有点像，至少妈妈常常这



么说。

可是另外的三本大部头，虽然也都有专门为小孩子改写的简略版和注音版，可我就是一点都看不进去。

而其中我最讨厌的，毫无疑问就要属《红楼梦》了！

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，实在太难了！

书里边不但人物众多，而且关系复杂，其间种种隐晦深涩的譬喻和含义，则更是如同乱麻一样，让我根本就理不清头绪。

更重要的是，书里的故事和发生的年代，离我都实在太遥远了！

可是朱老师却说，要论别的书还在其次，至于《红楼梦》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其中不但浓缩了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精华，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人，一生中必须要读的一本书。

而妈妈和大白熊则告诉我，虽然我现在读《红楼梦》的确为时尚早，不过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奇书，而且几乎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，也都因此受益终生。

结果听他们这么一说，反倒激发起了我的兴趣。

于是借着一次去玫瑰山谷参加家庭聚会的机会，我还特意专门去请教了一下我的大姑父景琦。

在我的家族里，大姑雷滨和景琦大姑父，应该是最有学问的两个人了。

因为他们不但都是大学里的老师，而且景琦姑父还是专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著名学者。可是在我究竟要不要现在就读这本书的问题上，他们俩之间却有了不小的分歧。

大姑给我的建议是，等我上了中学以后再读也不晚。

可是景琦姑父却告诉我，他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只有七岁，并且从此以后，他就被这本书彻底迷住了，甚至由此奠定了一生的事业目标和追求。

这不由得让我倍感好奇，可当初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
结果，景琦姑父就告诉了我一个读《红楼梦》的窍门，也就是用主观“代入”的方式去读这本书。

因为景琦姑父自己就是满族人，而且他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一样，都是出生在一个人口众多，支系庞大的家族里。

所以他在一开始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首先就把自己“代入”到了书里，并且置换成了书里的男主人公——贾宝玉。

而书里的其他人物，也大多被景琦姑父一一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了替代者。

结果当年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读完了这本书，并由此得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体验。

那就是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书中虚拟的形象，还是现实中真实的人物了。

不过那种游离在现实和梦境之间的神奇感受，却让他如醉如痴，分外着迷。

而事后经过这么多年，这本书他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，几乎可以倒背如流。可他依旧不会厌倦，而且如今每读一次，他还是会有全新的体验和发现。

那种感觉，就好像是一个没手气的赌徒，却偏偏发现了一个

永远都不会枯竭的巨大金库一样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连我都不禁有些心驰神往了。

不过景琦姑父却建议我说，因为我的年纪还小，所以刚开始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不宜牵扯太多的人物和关系，而是只需要抓住其中最主要的两三个人物，尤其是“贾宝玉”和“林黛玉”之间的爱情悲剧这一条主线，就足够理解全书的大部分内容和意义了。

听了他的话，这不由得让我信心倍增。

于是那天一回到家，我立刻便翻出了妈妈在上大学时买的那套《红楼梦》，同时运用景琦姑父教给我的方法，尝试着读了起来。

不过因为我是女孩子，所以就只能做女主角林黛玉了，而贾宝玉也只好由莫凡先替代一下，而书里的贾母，自然就非莫奶奶莫属了。

另外我还听取了景琦姑父的建议，就是忽略掉小说开头充满迷幻色彩的部分，直接从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，家道中落的阿蕾辞别父亲，远来投靠京城中如日中天，却又从未谋面的莫凡一家开始的……

2

话说那一日，阿蕾随着莫家奴仆经过一路的舟车劳顿，终于抵达了莫府。

不料一进来，先是被府里的豪奢气势着实震慑了一回，继而又和年迈的莫奶奶好一通哭诉离肠，好容易双双止住了泪，却听外面一阵脚步响，一个丫鬟进来笑道：

“二爷回来了！”

话未报完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。只见他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，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，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，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，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，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。

再细看此人相貌，真个是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面如桃瓣，目若秋波。

阿蕾一见之下，不由得便吃一惊，心下想道：

“好生奇怪，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！”

只见这莫凡向莫奶奶请了安，莫奶奶因笑道：“还不快去见你妹妹！”莫凡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，便料定是阿蕾，忙来作揖。

厮见毕归坐，莫凡细看阿蕾形容，究竟与众各别：

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态生两靥之愁，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姣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

真个是“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”。

莫凡看罢，因笑道：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莫奶奶笑道：“可又是胡说，你又何曾见过她？”莫凡笑道：“虽然未曾见过她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日只作远别重逢，亦未为不可。”



莫奶奶笑道：“更好，更好，若如此，更相和睦了。”

莫凡便走近阿蕾身边坐下，又细细打量一番，因问：“妹妹可曾读书？”阿蕾道：“不曾读，只上了一年学，些许认得几个字。”莫凡又道：“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？”阿蕾便说了名。莫凡又问阿蕾：“可也有玉没有？”

众人不解其语，阿蕾便忖度着因他生来有玉，故问我有也无，因答道：

“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，岂能人人都有的。”

不料莫凡听了，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，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，一边骂道：“什么稀罕物，连人之高低不择，还说‘通灵’不‘通灵’呢！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！”吓得众人一拥争去拾玉。

莫奶奶急得搂了莫凡道：“孽障！你生气，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”

莫凡满面泪痕泣道：“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单我有，我说没趣，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莫奶奶忙哄他道：“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，因你姑妈去世时，舍不得你妹妹，无法处，遂将她的玉带了去了：一则全殉葬之礼，尽你妹妹之孝心；二则你姑妈之灵，亦可权作见了女儿之意。因此她只说没有这个，不便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她？还不好生慎重戴上，仔细你娘知道了。”

说着，便向丫鬟手中接来，亲与他戴上。莫凡听如此说，想一想大有情理，也就不生别论了。



3

看过了阿蕾和莫凡，也就是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在贾府这一段初次见面的情景，真让我又惊又喜，并且更是对景琦姑父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因为书里原本枯燥晦涩的内容，现在经过我这一“代入”之后，立刻变得如在眼前，身临其境一般。

甚至连原本那些抽象死板的人物，也顿时变得栩栩如生起来。

接下来我自然兴趣大增，又开始按照景琦姑父的教导，直接在书中找寻起两个人相识以后的相关情节来。

可是很快我就发现，随着书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——薛宝钗的出现，使得宝玉和黛玉，也就是阿蕾和莫凡之间原本真挚纯洁的感情，似乎变得有些微妙和复杂起来。

对不起李哈佛，这个不受欢迎的搅局者，就只好由你来替代了！

话说自从阿蕾进了大观园之后，莫奶奶自是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，一如莫凡。

便是莫凡和阿蕾二人之亲密友爱处，亦自较别个不同；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息同止，真个是言和意顺，略无参商。

转眼秋去冬来，忽然大观园里又来了一个李妙可，年岁虽大

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人多谓阿蕾所不及。而且妙可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比阿蕾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，故比阿蕾大得下人之心。

因此阿蕾心中便常有些悒郁不忿之意，妙可却浑然不觉。

而那莫凡亦在孩提之间，况自天性所稟来的一片愚拙偏僻，视姊妹弟兄皆出一意，并无亲疏远近之别。

其中因与阿蕾同随莫奶奶一处坐卧，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。

既熟惯，则更觉亲密；既亲密，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，不虞之隙。

这日不知为何，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，莫凡一赌气去找妙可玩，阿蕾则独自在屋里闷气了半晌，终究心里放不下，便打点了精神，自往妙可所住的蘅芜院迤迤而来。

这边厢莫凡和妙可正在屋里谈得火热，忽听外面人说：

“阿蕾姑娘来了。”

话犹未了，阿蕾已摇摇的走了进来，一见了莫凡便掩口笑道：

“哎哟，我来得不巧了！”

莫凡等忙起身笑让座，妙可笑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阿蕾笑道：“早知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”妙可道：“我更不解这意。”

阿蕾笑道：

“要来一群都来，要不来一个也不来，今儿他来了，明儿我再来，如此间错开了来着，岂不天天有人来了？也不至于太冷落，也不至于太热闹了。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？”

莫凡因见她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衿褂子，因问：“下雪了吗？”



地下婆娘们忙道：“下了这半日雪珠儿了。”莫凡道：“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？”阿蕾立刻便道：“是不是，我来了他就该去了。”莫凡笑道：“我多早晚儿说要去了？不过拿来预备着。”

这时候莫凡自幼的奶妈，平素又教他断文识字的朱嬷嬷因说道：

“天又下雪，也好早晚的了，就在这里同姐姐妹妹一处顽顽罢。李姨妈那里摆茶果子呢。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，就说给小么儿们散了罢。”

莫凡自然应允。

朱嬷嬷便出去，命继宁、同宇、武奇等众小厮们都各散去不提。

这里李姨妈已摆了几样细茶果来留他们吃茶。莫凡因夸前日在北静王府的好鹅掌鸭信。李姨妈听了，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。

莫凡笑道：“这个须得就酒才好。”

李姨妈便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。

朱嬷嬷便上来道：“姨太太，酒倒罢了。”

莫凡央道：“妈妈，我只喝一盅。”

朱嬷嬷道：“不中用！当着老太太、太太，哪怕你吃一坛呢。想那日我眼错不见一会，不知是哪一个没调教的，只图讨你的好儿，不管别人死活，给了你一口酒吃，葬送得我挨了两日骂。姨太太不知道，他性子又可恶，吃了酒更弄性。有一日老太太高兴了，又尽着他吃，什么日子又不许他吃，何苦我白赔在里面。”

李姨妈听了笑骂道：“老货，你只放心吃你的去。我也不许他吃多了。便是老太太问，有我呢。”一面令小丫鬟：“来，让你奶奶们去，也吃杯搪搪雪气。”

朱嬷嬷听如此说，只得和众人去吃些酒水。

这里莫凡又说：“不必温暖了，我只爱吃冷的。”李姨妈忙道：“这可使不得，吃了冷酒，写字手打战儿。”妙可一旁笑道：“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，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，若热吃下去，发散得就快，若冷吃下去，便凝结在内，以五脏去暖它，岂不受害？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。”

莫凡听这话有情理，便放下冷酒，命人暖来方饮。

阿蕾在一旁嗑着瓜子儿，只抿着嘴笑。

可巧阿蕾的小丫鬟，名唤作“螃蟹”的走来与阿蕾送小手炉，阿蕾因含笑问她：“谁叫你送来的？难为他费心，哪里就冷死了我！”

螃蟹道：“灼子姐姐怕姑娘冷，使我送来的。”

阿蕾一面接了，抱在怀中，笑道：

“也亏你倒听她的话。我平日里和你说的，全当是耳旁风，怎么她说了你就依，比圣旨还快些！”

莫凡听这话，知是阿蕾借此奚落他，也无回复之词，只嘻嘻地笑两阵罢了。妙可素知阿蕾是如此惯了的，也不去睬她。

李姨妈因道：“你素日身子弱，禁不得冷的，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？”阿蕾笑道：“姨妈不知道。幸亏是姨妈这里，倘或在别人家，人家岂不恼？好说就看的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，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。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余，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

了呢。”

李姨妈笑道：“你这个多心的，有这样想，我就没这样心。”

4

读到这一段，我真想掩卷大笑三声！

这个“雷阿蕾”不但伶牙俐齿，妙语机锋，而且表面上似乎在揶揄“莫凡”，实际上却处处直刺“李妙可”。

真可谓是一石二鸟，处处略胜李妙可一筹，实在是深得我心！

另外在这一段里，通过“人物代入”的方式，不但让我的好友兼死党螃蟹和灼子逐一浮现，就连三（1）班里的刘同宇、童继宁，还有武奇也是粉墨登场。

甚至平日里喋喋不休，颐指气使的朱老师，这时候也被我临时编派，给莫凡当奶妈子朱嬷嬷，不知道这滋味又如何啊？！

哈哈，不过这一场好戏可还没完呢！

说话时莫凡已是三杯过去，朱嬷嬷便又上来拦阻。

莫凡正在心甜意洽之时，又和雷李二姊妹说说笑笑的，哪肯不吃。莫凡只得屈意央告：“好妈妈，我再吃两盅就不吃了。”朱嬷嬷发作道：“你可仔细老爷今儿在家，提防他问你的书！”

莫凡听了这话，便心中大不自在，慢慢地放下酒，垂了头。

阿蕾紧忙说：“别扫大家的兴！舅舅若叫你，只说姨妈留着呢。这个妈妈，他吃了酒，又拿我们来醒脾了！”一面悄推莫凡，使他赌气，一面悄悄地咕哝说：“别理那老货，咱们只管乐咱们的。”

那朱嬷嬷不知阿蕾的意思，因说道：“蕾姐儿，你不要助着他了。你倒劝劝她，只怕他还听些。”

阿蕾冷笑道：“我为什么助他？我也不犯着劝他。你这妈妈太小心了，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，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，料也不妨事。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，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。”

朱嬷嬷听了，又是急，又是笑，说道：“真真这蕾姐儿，说出一句话来，比刀子还尖。你这算了什么。”妙可也忍不住笑着，把阿蕾腮上一拧，说道：“真真这个蕾丫头的一张嘴，叫人恨又不是，喜欢又不是。”

李姨妈一面又说：“别怕，别怕，我的儿！来这里没好的你吃，别把这点子东西唬的存在心里，倒叫我不安。只管放心吃，都有我呢。越发吃了晚饭去，便醉了，就跟着我睡吧。”因命：“再烫热酒来！姨妈陪你吃两杯，可就吃饭吧。”

莫凡听了，方又鼓起兴来。

朱嬷嬷因吩咐小丫头们：“你们在这里小心着，我家里换了衣服就来，悄悄地回姨太太，别由着他，多给他吃。”说着便家去了。

这里虽还有三两个婆子，都是不关痛痒的，见朱嬷嬷走了，也都悄悄去寻方便去了。只剩了两个小丫头，乐得讨莫凡的欢喜。

幸而李姨妈千哄万哄的，只容他吃了几杯，就忙收过了。

一时雷李二人也吃完了饭，又酩酊的湖上茶来大家吃了，李姨妈方放了心。